

历史上真实的鲁班，不仅是木匠祖师，也是暗器与杀戮机关的祖师爷。

鲁班的诅咒

2500年前，木匠祖师鲁班，在一股脑儿发明锯子、铲子、凿子、刨子、石磨、云梯等伟大工具的同时，也一直在研究战争武器、杀戮机关以及种种不可思议的致命暗器。

《鲁班的诅咒》，带您见识鲁班设计的那些千古难破的杀人武器！

翻开本书，坐好扶稳，杀戮机关，一触即发！

4

武夷竹海阴宅村

长篇小说



圆太极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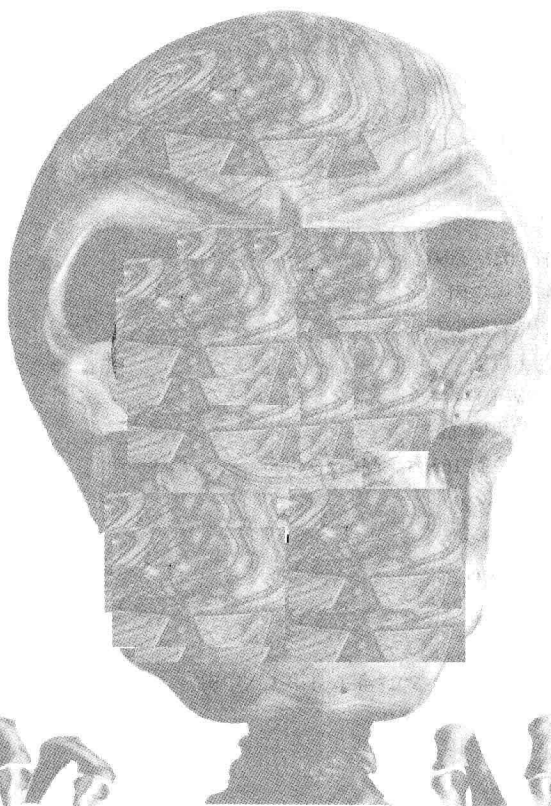


历史上真实的鲁班，不仅是木匠祖师，也是暗器与杀戮机关的祖师爷。

鲁班的诅咒

4

武夷竹海阴宅村



圆太极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鲁班的诅咒 . 4 / 圆太极著 . --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2.6
(读客知识小说文库)
ISBN 978-7-5399-4958-1

I . ①鲁… II . ①圆… III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63098 号

书 名 鲁班的诅咒 . 4
著 者 圆太极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特约编辑 唐正申 张晓洲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策 划 读客图书
版 权 读客图书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印 张 17 5
字 数 270 千
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958-1
定 价 2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第一章 黄海之中神秘莫测的百变鬼礁 /1

鲁一弃静静听着老义的话，然后仔细地看那些礁石，看它们是否真的有变化。

果然，那鬼礁中有一块先前瞧着像个短厚的蘑菇，船行一会儿就成了个短柄锤子，再一会儿变得像个帽子。

就在“蘑菇”的旁边，有一块礁石如同一个老头蹲着，一会儿就变得像个女人的胴体，再接着变得像一个张着大口的怪脸。

鲁一弃的视线从这张“怪脸”上移开，可马上又重新回到“怪脸”上。因为就在这瞬间里，感觉告诉鲁一弃，这张“怪脸”有蹊跷。

第二章 船影子：海上沉船的不散幽魂 /29

步半寸说：“仔细瞧那些渔船，不颠不抖，跟个剪画似的。”

再看那些船时，鸥子大张着嘴巴，呆了。真的是那样，那些船行驶得定定的、死死的，就和它上面的灯火一样，没有一丝的颤颤。

“‘船影子’，你们说的是‘船影子’。这和我家那边见过的‘人影子’、‘驼影子’该是一个理儿……”盲爷说到这儿，突然打住，他能感觉到说这话时有很多目光在看着他。其中有自己船上的人期待他继续讲下去的目光，也有从不知什么地方过来的死死的、沉沉的目光，让他的脊背直冒凉气。

第三章 立浪冲滩：以命搏命的连环杀局 /75

“立浪冲滩！”步半寸一声高呼，洪亮的声音随风送出很远很远。

“立浪冲滩”，鲁家造船技法之一，指大船中暗藏一只小船或者可以将船体某一部分改变成小船。在滩远水浅大船靠不了岸时，用作港子和大船间的联络，也是遇险时逃难的绝妙后手。

“立浪冲滩”，也是奇门遁甲第八手，是指将主要力量集中攻击对方防守基础，并且层出不穷，不让对手有喘息的机会。同时还要用小股力量彰显大气势，多方面地给对手压力。

“立浪冲滩”，更是步半寸拼却性命的一次攻击……

第四章 老锡匠的嗜血红绫鬼头刀 /101

见大家对他还是满脸的疑虑，笑佛儿退两步到了屋子正中神柜架子前，将上面的红绫轻轻掀开……

红绫盖着的是一把闪着淡蓝锋芒的鬼头刀，宽刃利尖儿，八边菱形护手，鲨鱼皮条缠柄。刀背是个笑脸鬼头，柄尾是拇指粗的钢环，上面系着一块很大的红绫，刚才这刀正是用柄环上的大红绫盖着的。这笑脸鬼头刀一现，屋子里的那些铜锡器一下子全没了光泽。

第五章 独闯空无一人的阴宅村 /133

如果真是个小镇，那么这镇子也实在太小了些。那里的房子虽然远看排布得层层叠叠，数量其实并不多。而最重要的一点，那些是小房子！房檐的高度看着只比正常人高出一头左右，门框更矮，估计进出房门时都要弯着腰。房子的面积也小，差不多是正常房子三分之一的样子。

小镇里见不到一个人影，也听不到人声，就连鸡叫犬吠都没有，静谧得如同是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。

第六章 踏入养尸地，鬼爪缠身 /187

周天师所说的养尸地，就是将尚未死绝之人用三角形纯银箔封泥丸宫，这样可以使得尸体散了七魄，仍留三魂在体中。然后将尸身竖直埋在土下，头部距地面一尺半，为阴阳交汇的界线。这样尸身就能同时吸收阴阳两股地气，这就叫养尸。养尸具备阳尸阴魂的特点，无痛无觉、力大无穷，在咒符引动下，为器为杀，为速为煞。关于养尸，宋代黎俗所著《异葬记》、元代无名氏的《黔泊野谈》中都有记载。

第七章 鬼婴壁：鲁班家族的梦魇 /237

鲁天柳到此时才彻底看清那些鬼婴，它们的体型和模样真的很像婴孩，但动作显得有些笨拙呆滞，要不是亲眼见到，很难想象它们能跑得这么快。它们全都一丝不挂，惨白的皮肤上暴出根根青紫色的粗大血脉；硕大的滚圆头颅，却长得龇牙尖鼻；一双眼缝很大，却像怎么也睁不开一样。

……

现在鬼婴壁已成，就像是个圆筒，将四个人牢牢罩住。成壁后的鬼婴形态各异，难怪它们要比百婴壁数量多，因为它们有大有小，各自扭曲。

“百婴壁，圈无命。”这是江湖上坎子家都知道的俗语。

第一章 黄海之中

神秘莫测的百变鬼礁

鲁一弃静静听着老叉的话，然后仔细地看那些礁石，看它们是否真的有变化。

果然，那鬼礁中有一块先前瞧着像个短厚的蘑菇，船行一会儿后就成了个短柄锤子，再一会儿变得像个帽子。

就在“蘑菇”的旁边，有一块礁石如同一个老头蹲着，一会儿就变得像个女人的胴体，再接着变得像一个张着大口的怪脸。

鲁一弃的视线从这张“怪脸”上移开，可马上又重新回到“怪脸”上。因为就在这瞬间里，感觉告诉鲁一弃，这张“怪脸”有蹊跷。

入海流

东北之地，开江流凌是有节气规律的。如果时间太早，天气重新回冷，会导致下游冰面再度冻结。这样上游浮冰与下游冰面叠压堆积，就会阻塞流道，造成江水泛滥。眼下才是立冬不久的时节，就已经冰凌满江，如鳞如甲如龟背，但流动顺畅，一泻不止。真不知如此情形是由于天宝镇了凶穴，还是下陷式火山爆发让地表温度升高导致。

伫立于浮冰上的鲁一弃脚下突然一阵摇晃，身形不由往前踉跄。这一滑一跌，险些栽入江中。

趴在浮冰边缘，他真切地看到一张脸从黑水之下、流凌之间浮了上来，接着一只惨白的有多处深深伤口的手臂突兀地从黑水中探出，滑脱了几下才勾住浮冰的边沿，上半截身体随之勉强攀伏上来。

鲁一弃伸出手，希望能让水中人借把力爬上来，因为那人是猎神郎天青。

猎神摇摇头：“我的事了了，该走了，当年承诺老任的已经兑现。而且我的狼、犬都死光了，肩臂又受重伤，再帮不了你什么。”

鲁一弃没有站直身体，而是侧身就势坐在猎神面前，手臂依旧探向他：“那你也该先上来，等到了个合适的地方再走，总不能老泡在冰水里。”

“你先别管这些，只需静心听我说几句，这些都是老任留下的话。这老铁匠早年丧妻，膝下只有一子。因他儿子年少恃强，滥用他做的利器，误伤了好人。于是心生愧疚的他遁到关外，并借此由头全力来帮你鲁家做成大事。而他的儿子则留给他师傅代为管教。你此番事了重回关内，如有机缘，务必带上他的儿子做趟事儿，给他个成器的机会。”

“哪里能找到他儿子？”

“你不用找，老任之前发江湖信给他师傅了，他们会来找你。茫茫人海，碰到是缘，碰不到是命。只需记好，他师傅有第三只手。”猎神重新调整了一下勾住流凌边沿的手臂，“另外江湖有传讯，南下的各条道路都有高手想要堵截你，现在你最好就是由此顺流而下，直达鸦头港。老任说了，到那里后找个船老大步半寸，他受过鲁家恩惠，会从海路送你们南下的。再有，你身边有不可信的人。可他并非本性泯灭，而是受奇异虫扣所制。但虫扣入肉太久，解扣已经不易。”

“我知道！”鲁一弃心头蓦然涌上一股酸楚，这话说晚了，中了虫扣的鬼眼三已然葬身山体之下。

“知道了就好，我原来就觉得凭你的能耐，告诉你这些很是多余。行，其他再没什么了，我走了。”

猎神说走就走，没有一点的迟疑反顾，转身扑到水里，手划脚打，在黑色的江水中留下一道淡红的水道道。他绕过几块浮冰后，再也没有体力游向堤岸，只能艰难地爬到另外一块漂游的小浮冰上，一动都不动，不知是死是活。那小浮冰流速很快，与鲁一弃脚下的浮冰逐渐拉开距离，最终不见了踪影。此时鲁一弃心中蓦然升腾起一股惆怅与伤感，不知不觉中，一滴湿润从眼角淌下，在如同石块一样没有表情的脸上冻结成晶莹冰珠。

与脸上的冰珠相反，脚下的浮冰在快速融化，这和江水的温度以及流速都有关。照这速度，不用多久，鲁一弃他们三人将在江心的急流上失去唯一的托浮……

海上有些小波浪，将阳光反射得如同一张刺眼的金网。在金网上乘风急行的是一艘铁头叉尾桐木双桅渔船。这艘船与其他渔船有很大区别，头尖尾宽，船底窄深呈尖弧状。这样造型的船破浪时如犁耕刀切，能大大减少水的阻力，转向也轻巧灵活。船尾上方的帮框呈双叉形探出，下部为流线型滑尾，这种设计既可以在急弯时保持船体的稳定，又扩大了后舱的储存空间。船头是用生铁铸成，可以加大船体强度，与礁石和其他船只碰撞时有较强防护能力，另外也增加了船头分量，保证狭窄船头与宽大船尾间的平衡。整个船体不大，却用的双桅，这就有了足

够的速度保证。

从船身吃水来看，这艘船上目前没有装载多少重物，所以行驶得有些颠簸。

海面有些小波浪，对于海上讨生计的人来说算不了什么，而对于从没见过大海，更没在海上航行过的人来说，没准儿就会被颠得吐个底儿空。

鲁一弃从没有见过大海，更没在大海上乘过船，盲爷和女人也一样，但他们三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。鲁一弃就好像船上的一根缆桩，也不用抓扶点什么，随意地一站便纹丝不动，随意迈步便如闲庭信步；而女人则已经吐得在船舱中昏睡过去；盲爷那样好的轻功，也不免晕头转向，连着几天吃不好，睡不着。

其实能像鲁一弃那样控制自己身体的人并不多，即使是混了一辈子海上饭的水手，也难免会经常跌撞、攀扶。“控制”是一种天赋，即使锻炼可以让这能力提升，却始终不能做得像鲁一弃那样完美。因为鲁一弃的这种天赋得益于感觉，超常的感觉可以告诉他，下一个倾斜、摇晃的方向、角度和力量，也告诉他应该如何顺应船体的变化，趋势顺势，着力附力，让肢体和心灵都处于自然状态，与周围环境融为浑然的一体。

此时鲁一弃正稳立于船头，直视着前方茫茫大海。而船尾舵位旁有个黝黑精瘦的汉子，一对潮鸥般锐利的眼睛却饶有兴趣地瞄住了鲁一弃。

这人就是鲁一弃在鸦头港找到的船老大步半寸。

鲁一弃他们三个从萨哈连江踏浮冰顺流而下，浮冰逐渐融化。眼见着就快载不下他们的时候，江面出现了个急弯，水流将浮冰甩向弯角。

他们从弯角上岸后，便没再下到满是冰凌的江里，而是雇车沿江而行。一路下来，吃饭雇车花光了三人身上所有能换钱的东西，二十多天后终于赶到鸦头港。

寒冬腊月，又不是出海货的潮汛。偏僻的港子里突然来了三个陌生人，没一个时辰就全知道了。也就在这一个时辰之内，步半寸主动找到他们三个，并且确认了鲁一弃衣领边不明显露出的“弄斧”玉符。

鸦头港外方圆三百里海域是个绝好的渔场，盛产大小黄花鱼、北鲷鱼、马鲛鱼、鲛鱼，还有刺参和须虾。就是这样一个大好的渔场，让这港子里的一族人过得兴旺富足。

步半寸的父辈原是外来讨生计的游民，一家老小幸亏这一族的渔民收留，才免得饥苦流离的生活。所以当南方有一群海客要强占港外渔场时，步家便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与对方赌赛的重任。

赌赛的内容很简单，就是在当月底回潮无汛时，往渔场中放十条号称“北海狐狸”的蓝鳍白豚，然后双方各出一艘船，逮得多且快者胜。

回潮无汛，也是海流转向的时候，此时海面下两股暗流交叉，水况多变，常会出现怪浪漩涡。这样的局面下要想赢得赌赛，必须要有特制的快船。

步半寸的老爹连夜奔驰几百里，寻到塞外奇工任火狂，又由任火狂江湖传讯请到当时都还在北平的鲁家昆仲，一同赶到鸦头港，用三天两夜的时间赶制了一艘铁头叉尾桐木双桅渔船，最终赢得赌赛，保住渔场。

步家为报答鲁家援手，承诺出人帮鲁家完成大事，并接受了鲁家一工技法的抄本。步家出的人就是步半寸。

步半寸不是他的真名。是因为在“带鱼平^①”这样的大风中，他都可以稳稳地掌牢了舵，脚下移动不会超过半寸。所以人们才给他起了个外号：步半寸。

和鲁一弃不同，步半寸控制自己依靠的是下盘的定力，也就是脚掌的扒附力。他的脚掌经过多年的锻炼就像是对吸盘，不要说赤脚，就算隔着薄底鞋子，也一样可以紧紧吃住光滑的甲板表面。但是在有风浪时，步半寸必须由脚底到腰腿再到肩背脖颈一线用力，才能稳住身形。这也就是他常年如此习以为常，否则是非常吃力的。而鲁一弃的方法却是顺其自然，着力附力，自己根本不用费多少力气，和平地上行走站立没什么差别。所以步半寸对鲁一弃才如此有兴趣。

步半寸的话不多，而鲁一弃又是个不喜欢发问的人，所以自从上船以后，他们没交谈过几句，但是步半寸却很清楚自己的职责。当年与别人赌赛争夺渔场时他还是个孩子，而现在他已经身为人父，但几十年前的承诺他一直都惦记在心里。鲁家出力为一村乡亲夺取延续多少代的福运生计，这样的恩惠自己必须一命承还，否则对不住的是心中的信义二字。

① 过去少数渔家用来代称风力，其他还有“历书翻”、“干豚晃”、“龟壳掀”等。

鲁家六工中步半寸拿到的是“立柱”，这一工的技法对他驾船极有帮助。按理说，“立柱”一工如果是关五郎那样有超人力量的人修习，可以事半功倍，省却好多手段和程序，但是鲁家技艺终究是让平常人修习使用的，以巧夺力才是宗旨，所以这一工中许多以巧见大力的技法让步半寸受益匪浅。比如说立桅，一般需要四五个水手才能立起的桅杆，他用三角绳缆连环轮一松双收，一个人就可以将桅杆竖起，而且还没有倒桅的危险。再比如盘缆、绞锚等等都需要多人才能操作，他都可以利用一些器械单独完成。

船上除了步半寸和鲁一弃、盲爷、水冰花以外，还有三个人。

一个年轻灵巧的小伙子，叫鸥子，他正站在船楼上，眺望着远方。据说 he 可以从远处水波的纹路和粼光知道鱼群的位置、种类和数量。

一个脸上有道长长刀疤的老头，大家管他叫老叉，是个捕大条（大鱼）的好手。因为他会使一手挂索飞叉，四船身^①以内的大条，就算游得再快，都逃不过他的叉子。

还有个壮实的汉子，浑身的肌肉疙瘩，像座铁塔一般。看着身胚极其凶悍威猛，却整天咧着张大嘴笑呵呵的，是张天生的弥勒脸。他叫鲨口，在船上负责剖鱼晒干，还有就是给大家做饭。

船始终沿着海岸线航行，选择这样的航道既可以借船行路，而且当遇到什么风险时，只要将船头折向，不用一袋烟的功夫就可以进入近岸的浅水滩区，快速登上陆地。

不过这样的航线相对而言情况也会复杂一些，比如说此时他们正驶入的这个山体临水、峭石为堤的沿岸海区。

“到断头崖岸了！注意百变鬼礁。”鸥子在船楼上大声喊着。

步半寸眉头微微皱了一下，随即缓缓点了下头。

鲁一弃没有注意到步半寸的表情，但是鸥子的话却让他有些许诧异。经过了那么多的礁石、小岛他都没有报地名，怎么到这里报了，而且报出的名字很有些吓人。

① 船家判定距离的概念，大概在五十米左右。

负责维护各种捕具的老叉，此时正好在鲁一弃旁边整理“鞭串滚花钩^①”，听到鸥子的喊声后也开口了，声音却很轻，也不知道是在给鲁一弃解释还是在自言自语：“每个角度看都不一样。雨天、晴天不一样，白天、晚上也不一样。在海上这儿就是绿林道，是强盗剪径设伏的好围子。”

鲁一弃静静听着老叉的话，然后仔细地看那些礁石，看它们是否真的有变化。

果然，那鬼礁中有一块先前瞧着像个短厚的蘑菇，船行一会儿后就成了个短柄锤子，再一会儿变得像个帽子。

就在“蘑菇”的旁边，有一块礁石如同一个老头蹲着，一会儿就变得像个女人的胴体，再接着变得像一个张着大口的怪脸。

鲁一弃的视线从这张“怪脸”上移开，可马上又重新回到“怪脸”上。因为就在这瞬间里，感觉告诉鲁一弃，这张“怪脸”有蹊跷。

步半寸似乎也发现到什么，一脚踏在左舷帆绳上，身体往系住舵把的绳子上靠了靠。是的，在宽阔平静的海面上行船，只需要把舵把固定住，等出现情况后再由人操纵。帆面一下子变成斜面对风，舵把也微微转动了一点，船头往左侧偏转，朝着远离礁石的深海方向斜插过去。

就在步半寸调整方向的同时，鲁一弃清楚地看到“怪脸”吐出了一艘翘头秃尾的三桅大船。三层的船楼，翘头是倒三角，秃尾是圆底四方。船身上有桨孔，甲板上有炮台，是典型的明式战船。

“怪脸”刚喷吐出一艘，旁边一个“鸭子”的屁股后面又钻出了一艘。两艘船的速度很快，呈双缠藤杖状^②朝铁头船迂回包抄过来。

鲁一弃他们的铁头船虽然只有两面帆，但是船体分量轻、体积小，分水弧底、导流滑尾又都是鲁家工法精心特制的，所以速度比那两艘战船都要快。

本来那两艘战船预先设下的拦截范围就像个口袋，鲁一弃他们进了袋口，就算能及时调头，也无法逃出它们的包抄半径。但是步半寸当机

① 一种捕具，像鞭炮一样将连串的滚花钩子挂在一根绳索上。滚花钩本身就有三个钩叉，用于抛钓，鞭串滚花钩则用于在密集鱼群中的抛钓，一次可以拉上许多条鱼。

② 木工雕饰中的术语，有些像交叉的双S形。

立断斜转向，这样不但没有费时调头，而且对方反倒要随着他们来调整角度。

先在方向和距离上将对手拥有的优势大大减小，然后在改变方向后的行驶中再进一步夺取先机。步半寸正是这么做的，他微转舵把，让船体稍稍倾斜，这是个始终改变方向的操作，能让船行驶成一个很大的弧线。战船在转向的灵活度上远不如铁头船，所以只能眼睁睁看着铁头船撞破口袋，从双缠藤枝的搭头口（交叉点）冲了出去，并且远远将他们甩开。

步半寸黝黑的脸庞上露出得意的笑容。从他独自操船开始，还没谁能在海面上捉住他。

“不好！他们提速了。”笑容来不及完全展开，就被船楼子上了望的鸽子打断了。

果然，两艘战船速度一下子就上来了，原先拉开的距离在迅速缩短。

“他们起了力把子（船桨），把操儿（划桨的人）的劲儿挺大，数儿也不少，不见力乏，可能是几队子轮换着一个把呢。”

鸥子的眼力见儿是绝对准的，但分析却偏差很大。海船上的桨，都是又长又大的，需要几个人同时用力才能划转起来。要是像鸥子说的那样，一个桨几个队，那么一条船二三十个大桨，单是划桨的人就需要四五百人，再加上其他扯帆把舵的人员，以及这些人必须配备的食物、水和各种用品，那是个很大的负重。而现在从那两艘战船吃水上看，它的负重很轻，不会有那么多的人。那么这些大桨都是什么样的力士在划？

“那些桨不是人在划。”鲁一弃轻声说了一句，这句话只有他自己和身边的老叉能听见。

“那会是什么？”老叉不仅好为人师，也很好学。但是谦逊的他低眉垂眼的，竟然没注意鲁一弃此时正半闭着眼睛，背对战船的方向。

“木牛流马。”

鬼操船

一切仍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着，被步半寸吩咐到的人都清楚自己该做什么。

主帆边翘展开了，就像鱼儿伸出一对腹鳍。副桅“吱呀”怪叫着往上升高了两尺，帆缆松开了三扣，帆叶将风兜起，胀鼓鼓地带足了力。

鲁一弃感觉船头翘了翘，原先轻微的颠簸变成了跳动。他们也加速了，而且还快得像是贴着海面在飞行。船头的水花溅上了甲板，船尾掀起的白浪引来了好几只海鸥。

但是即便达到这样的速度，背后的两艘古战船始终没有再被甩开。因为铁头船是想用一个大弧线甩掉两条古战船。这个过程中方向始终在变化，船帆所受的风力也在变。虽然步半寸巧妙地调整帆叶，尽量保证最大的受风面积，并且松帆叶尽可能多兜风量，但终究还是会影响帆的出力。

而那两只古战船除了同样巧妙地在控制着帆叶外，两边的桨子也一直都没有停歇过，并且划动的频率似乎还变快了。

同时铁头船上几个使船的好手还发现，那两只古战船在追赶中有一种非常巧妙的配合。应该是交叉双线形的轮换航线：一艘船直线追赶，一艘船弧线追赶。走直线的是抄近路，这样冲劲大，速度快，能很快超过走弧线的同伴，迅速拉近和铁头船之间的距离，但是当铁头船从它前端弧线点上过去之后，直线船会马上变成弧线追赶，而原先弧线追赶的那艘战船此时会瞄准下一个点直线赶上。这就像是两张渔网要交替着兜捉一条鱼。

这种配合他们都没见过，因为就算控船能力再强，他们也都只是个渔夫水手。而那两艘古战船使用的分明是一种战术配合——奇门遁甲第

十三局的“斛下递锥^①”。

此时铁头船基本上已经整个掉头了，船速也变慢了，但是船头的浪花反倒更大了。因为此时已是在逆波而行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鸥子的惊叫声很高。

这句话让步半寸身形微微一抖，他是头一次听到鸥子在船楼上说无法确定的话。

鸥子从小就跟着他师傅在清兵营里混。师傅是兵营中查看地形、测绘地势的专职。所以鸥子也练出一双望远定距的好眼力，十八九岁已经是兵营中不可或缺的“神目号头^②”。后来没禁不住诱惑，把都统的老婆给睡了，大好的前程让一个徐娘半老的娘们儿在床上用盏茶的辰光给毁了。那都统怕脸面有损，也没声张，只是借个由头先把他赶出了军营，然后出高额暗金在江湖上买他的脑袋。于是他四处逃亡奔命，直到在鸦头港被步家收留。

距离太远和无法判定的东西鸥子是不会开口的。而现在鸥子分明是在告诉大家，在一个可以构成威胁的距离中，有个东西他无法判定。

“那是谁家的船？”鸥子紧接又是一句惊叫。

这句话让步半寸和另外两个水手很是诧异，鸥子这是怎么了？刚刚还看不清的东西，转眼就成了条船，他不会连条船都看不出来吧？

迎面而来的是一艘渔船。这船虽然不能与步半寸的铁头船相比，却也不是普通的渔船。双翘头的造型，头尾豁口，底部尖削，这是鸦头港里才会有的独特船型。

“看看谁家的。”其实没等步半寸吩咐，鸥子就已经在那船上寻找特征辨认起来。老叉和鲨口也都扑到船头往那船望去。

渔船是直冲着铁头船而来的，距离越来越近，可是谁都看不出这是谁家的船。那船虽然造型是鸦头港的，可是颜色和外表却陈旧得有些怪异。步半寸熟知鸦头港里每一条渔船，可是这一条他只是觉得似曾相识而已。

① 奇门遁甲第十三局，字面上理解，就是在递酒斛的同时，从下面给别人扎入锥子，指的以一种表象来掩盖真实的攻击，也指两种不同形式的攻击同时进行。

② 冷兵器世代，军营中负责侦查、了望、报警的士兵小头领。

船上看不到一个人，包括最重要的舵位，可那船仍是快速准确地接近着。

只有一个人能看见对面船上的“人”，那就是双目微闭、状态迷离的鲁一弃。其实出现在他感觉中的也不是人，而是一张人脸。人脸在帆帆上，很大，没有色彩也没有表情，像是张白描的画，悠悠忽忽、若隐若现。那船上鬼气弥漫，鬼气之中隐约透明的人形，却不知这算不算人。

“是鬼操船！真的是鬼操船！”鲁一弃的话音不高，语调却有些怪异。贴近他身边的老叉和鲨口听到了，船楼上的鸽子听到了，就连船尾舵位上的步半寸也清楚地听见了。

鬼操船！他们曾经在海上传说中听到过，当时也只是当故事笑谈而已。没想到现在面前真真切切就有一条鬼操船，而且那鬼船正向着他们直直地冲撞过来。

“左帆缆放三寸，人都往右舷靠！右缆收三把，当心了！转！走！”虽然明知道那样结构的渔船在撞击之下绝不会是铁头船的对手，但是步半寸还是果断地决定避开。也难怪，是人都不愿意撞鬼，而且就算那条不是鬼操船，也不能撞。一撞之下，连贯的速度就会停滞，再要提速走起来就要花好大一阵工夫。而背后正有两条大船紧追不舍，逐渐逼近。

甲板上的老叉、鲨口连同鲁一弃一同扑向右侧船舷，船楼上的鸽子一步纵出楼栏，然后挂在右侧楼栏外，身体尽量往外伸。铁头船“吱呀”发出一声怪叫，然后船体整个大幅度侧转过来，就像是在用一半船底航行。桅杆却偏斜得不多，不过只有半边帆着风力，副帆更是软塌塌地垂挂着。

半边着水面，半边着风力，让这艘不算小的船一下子掉过头来，变成与鬼操船同向而行，只是比鬼操船超前大半个船身。

“松右缆，收左缆，平桅摆右！”随着步半寸的号令，几个人在甲板上快速动作起来，随着他们准确的动作，正、副帆再次被风兜满，帆面涨得鼓鼓的。只是刚兜上风，提速还需要一点时间。也就在这时，鬼操船赶了上来，与铁头船齐头并进。

步半寸将平桅摆右，是让船偏右航行，这样就算鬼操船赶上来也不

会被贴住，但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让他知道自己错了。

那是艘鬼操船，既然是鬼操的船就不会按常理航行。这艘鬼操船不但能快速往前行驶，赶上铁头船，而且在前行的过程中它还在一抖一跳地往右侧平移，横向贴靠过来。

步半寸傻眼了，操驾过无数船种的他从没见过这样的船。无法想象是什么动力在驱动那条船？

两艘船往同一个方向并排极速航行，本身水的排流吸合作用力就会让它们往一处靠，再加上鬼操船无法解释的平移。所以用不了多久，铁头船就会被鬼操船贴靠住。

鲁一弃手上用劲，在船舷上推了一把，让自己趴着的身体站立起来。随即，他聚气凝神，放松身体，让自己再次进入自然的状态，趋应船体的每个微小变化。这一切都在瞬间完成，经过这段日子的磨砺，鲁一弃越来越熟练地掌握了这种状态。

“能不能再加点速，撞向右边那条战船！”鲁一弃只看了周边局势一眼，就大声向步半寸提出这样一个建议。

“鸥子、鲨口下舱踩翻轮，老叉撑住船头，别让它贴。”

鸥子和鲨口滑进舱门，舱底一番动作带来的响动让人听得清清楚楚。

甲板轻轻一震，应该是个挺大的物件落入槽口。紧接着船底发出了“轰隆隆”的水花声，船速立马提了上来。

鲁一弃探头往船舷下看了一眼，发现铁头船双尾叉下方多出了两道疾劲的暗流。其实此时如果他进到底舱，就可以看到船下两侧多出两个转动的叶轮，这是鲁家人给铁头船设计的人力助推装置——踏转翻轮。

船速刚刚提起来，还没来得及将鬼操船甩开三个凳长^①，排流吸合力则因速度加快而增大，鬼操船轻巧的船头一下子就往铁头船船舷偏撞过来。

一支钉头带镰钩的长篙重重地撞在鬼操船的船头上，持篙的是老叉。他一双并不粗壮的胳膊有着别人难以想象的力量，又长又粗的竹篙在他手中撑作了一张巨大的弯弓。

① 鲁家估量距离的尺度，一凳长大约在两尺五左右。